

# 北海文史

## 第七辑

### 我之青年时代

(民国三十年九月应青年周刊作)

· 林翼中 ·

“青年”之释义，初不在年貌之少长，而在思想意志之荣悴盈虚，抑余今兹所述，将断自求学时期，后此之从政生活，则不与焉。盖余效忠民族之意志，与夫从事革命决心，莫非得之于幼学苦思，今之所为，但本素志充而盈之耳。

吾乡距合浦县城百余里，山水亘护，颇饶形势，民风淳朴，人习勤劳，染苍染黄，余盖为之默化。是时学校未兴，幼从家君诵习，稍长，日间入村塾，晚课仍由家君督教，未及五年，毕习五经论孟。家君等谓“非明经无以知立身之本，非读史无以究治乱之数，乃授以王氏纲鉴，读史论略，性理精义，张子西铭诸书。余读书颇能强记，于历代之兴替，与夫学术之流变，用能明其大较，所作经义史论，辄为老师宿儒所称许，因相与怂恿使应童子试。余重以父命，姑随诸叔一行，无何，县试府试，均列前茅，为同寓中年最幼而侥幸者。曾先慈病笃，院试未毕而返，戚尚为之扼腕。未几，政府公布：府设立中学堂，县设立小学堂，（虽言有奖励办法，但尚未公布废除科举，所以投考者并不踊跃）时中学堂招生已过，余乃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肄业，甫两月，郡中学适有缺额，被选升中学，同时获选者，全邑五人而已。

于时学科偏重经术，余尤嗜春秋三传，所谓“拨乱反正”，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，凡此微言大义，适以激发其民族思想。至于修身养性，得助于周易者特多“自强不息”，“惩忿窒欲”，均为余生平所服膺不忘者。故虽盛暑祁寒，无稍辘逸，中学五年间，未曾一日休假也。时喜抨击土劣，尤恶偶象，以家君告诫，稍事缄默，得无与时齟齬。

综余中学生活约可判为前后两期：前者致力学问，志在求知，心无旁鹜，后期虽从事革命运动，而功课亦未敢或废。先是：余读新闻丛报，喜其自由平等之说，嗣得民报潜而阅之，益知革命主义之博大精深，而吴准友诸友，复不时寄以革命排满书籍。及钦州三那变起，革命思潮，日益澎湃，余以学校见毁，

家居恒读王船山读通鉴论，明夷待访录，与夫革命书根。献身党国之忱，油然而生，遂于是年加入同盟会。

学校复课后，余与刘应时渚兄，日谈革命，时刘君独未加入同盟会，以忤某教员被告密，为郡守传诫，同学华然愤怒。嗣后吾人之革命宣传运动，转趋秘密，而进展亦益速。

辛亥夏，修业期满，余以成绩卓异，被选留校授新班学生功课，泊夫武汉举义，四方响应，罗侃廷李时钦奉命主钦廉事，罗固余小学时同学也。因与秘谋发难，灵山刘应时张百非，与余交契，素富革命思想，至是请余往策动，抵灵山后，悉责负有人，稍事部署，廉州已告独立，电促余归。商组军政府，侃廷自分年轻，让军政分府于都督陈武，陈武者，中学教员苏用五之化名也。侃廷自任财政部，推邓某主军事部，余主交通部，并举疗杏斋权摄县事，廖先进亦中学国文教员也。

举事之初，图张声势，军政分府中，群伦糅杂，投机土劣，遂亦乘时孱入。既而收编之绿林，不听羁勒，投降之防营，又为土劣构煽颇持两端。同事中既乏推诚合作精神，日事纷呶请余向东三团嗜绅联络，以资声援，余乃返乡就近接洽，抵家仅三日，遂闻防营叛乱，廉城见毁，军府为之解体。

事既败，余偕三数同志，走依高州军政分府都督苏敬修，用五先生介弟也。居无何，内部又起纠纷，会粤垣底定，亟谋北伐，敬修奉命组织第二师，余则入虎门北伐将校团，研习军事，团中多华侨干部之归效祖国者，余之获与侨界俊彦接触，盖自此始。

逮南北和议，清廷颠覆，民国肇建，北伐将校团，改组移惠州训练，余谓革命告成，当从事建设，适奉家君命，再求深造，遂入广东高等师范，治博物科。于时同学多非家境富裕，志在卒业从事教育者。余亦绝口不谈革命，日惟潜心学业，孜孜于研究与实验，间复搜集标本，编别植物种类，营学校园于至公堂侧，悉心劈划，一草一本，殊可观览。

间会与同志聚谈，窃谓“革命完成，则个人可以不再与闻”，嗣以亲聆，总理训示，深知欲求主义之彻底实现，端赖同志之继续努力，及见袁氏侮约法，叛民国，益信真正之革命尚未成功，而吾人之仔肩未可一日递息，则又不得不事奋斗也。

民国二年夏，讨袁军失利，龙济光由梧入粤，诛锄异己，罗织党狱，罗侃廷陈伯南诸兄，奉命返粤，秘密运动，谋除龙氏，余亦密参其事。西江陈雨亭姚德诸同志，时运械来校，余以置诸榻下，箱篋累累，悉炸弹也。同学以余勤于攻读，从未请假出外，初不疑其有他，尝目余为富家子，箱中殆黄白物也。会邑人有办捐税者，解款赴省，托余代储，同学睹之，益坚其信，及罗定举义失败，同志来觅余者，稍露破绽，当局亦刺知其情，终以学府尊严，恐激公愤，敌未遭揭发索捕耳。

余邻乡有包氏者，夙重余为人，是时隶刘殿元部为连长，驻飞来寺，侃廷兄促余说之，至则但以“时机未许，容缓图之”为对，终不肯加害也。后之往者，辄遭不幸。

高师故例，每届毕业，前列二人，例得留校任中小学教员，余以殊绩当其选。惟时高师校长参加筹安会，诱余领学生劝进会代表，初余原拟与侃廷诸兄，稍事布置即赴汕头图举义，及闻是讯，知事机已迫，不待实习完毕，借故返乡，以拒其谋。学校以余在校四年，仅一返乡，遂亦允之，余之学生时代，至致告一结束。后此二十余年，从事教育党政，无日不与青年相处，以今方昔，其间得失利弊，有足言者。

昔者，满清帝制，禁锢思想，下逮袁氏，益增其酷。于时青年，类多醉心名利，常冀得一科第，从而腾跃仕途，炫耀梓里，至于国家兴替，社会隆污，则非所问也，抑其专精诵习，刻苦自励，亦有足多者。其中尤有识者，卓然不为封建所惑，于清政腐败丧土辱国，袁氏奸黠违法欺民，辄能奋其英勇，从事革命，动心忍性，挫而愈锐，终灭巨魁，光复神器。五四运动以还，思潮激荡，风靡云流，纯洁青年，热情真挚，飞扬奋励，果敢积极，然其弊也，或流于轻率盲从，躁急妄动，舍本逐末，标新立异，或好高而鹜远，或得鱼而忘筌，鲜能析以理智，持以宁静，凡所研习，徒务近功。又复浅尝辄止，不肯循序渐进，一旦为人利用，迷不知返，时至今日，余波未泯，此而不改，洵非国事之福，凡我青年，与夫负责领导者，所宜深省乎。

尝谓青年之所徘徊歧路，未趋正轨者，或由于政治之刺激，使生疑虑之心，或由于政治之影，遂萌邪辟之念，驯至电指云驶，无所底止。欲革新除弊，宜清本源，所望学教师，团体领袖，已达达人，宜以继往开来之心，奖掖扶植，

退者进之，躁者安之，必使循乎中庸，止于至善，慎毋利其纯朴，欺其幼稚，视同工具，以为己用，教猱升木，势将难返，终必危害一代青年，祸及党国，为人表率者，盖不可不知也。

至于青年本身，急应加入青年组织，从事训练，贞固专一，始终不忒，明体知耻，好学力行，务去倚赖之性，毋存侥幸之想，知革命之人生，在于服务人群，舍己为人，济世利物，鹄的既正，趋舍自定，自强不息，日新又新，颠沛心于是，始能困心衡虑，坚苦卓绝，冒险犯难，威武不屈，抗战必腾，建国必成，其基端在于此。辄因自述，逐及所感，愿略陈之，以共勉焉。

(录自香港《海峽晚荻集》)